解叔和老爸

■孟 冉

20年，你会碰上很多事，遇到很多人。假如你又恰巧干了20年新闻行当，经历的人和事，可能会更多。当然，记忆是道选择题，能被你选中，而且能留存长久的人，冥冥中，一定藏着某种机缘。

比如一个异常闷热的上午，我和摄影搭档李康匆匆穿梭于周口小城，出了一身又一身臭汗，极不爽。时近中午，终于在路边一家小店见到要找的人，他叫解朝中，年届花甲，我喊他解老师。

坐在人行道边的树荫下，我们以记者和受访者身份，完成了一次愉快而顺畅的访谈。

按惯例，谈完也就完了，互相道别，各忙各的。我30多年前在淮阳柴油机厂，有个工友，也姓孟，比我大一岁，我喊他哥。握手时，解老师突然饶了一句，没等我接茬，又说了个全名。

那个厂名和人名，我太熟悉了。即刻拨通老爸电话。

他们聊了十几分钟，通过某些共同过往和细节，正式确认彼此身份。等两人通话结束，我不再叫他解老师，改口称解叔。

那天我顺道从周口回了趟家，老爸很高兴，晚上我们爷儿俩喝了一瓶白酒，话题基本围绕他的工友解朝中。

你解叔解朝中，当年从三线战场回到地方，进了柴油机厂，我们一个车间，相处时间并不长，后来我调到商业系统，你解叔去了周口电厂，从此再没联系。父亲说，当年干三线特别光荣，遗憾的是自己没去成。你解叔也很少讲，厂里没几个人知道他在三线上的事情。你去采访他这事了，咋样？说说我听听。接过老爸递来的满满一杯酒，我赶紧一口喝干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毛头小伙儿解朝中雄赳赳气昂昂，和一干民兵从周口出发，登上闷罐专列直奔宝丰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南召一个叫云阳的地方。从宝丰到云阳全是山路，险峻狭窄，不通车。大伙儿自带干粮，徒步两昼夜，走到云阳工地。

那时候如果有记步器，占领封面的，一定是他们那些拼命民兵。

解朝中是去修铁路的。此前，他从未干过这活。是最高领袖毛主席“三线建设要抓紧，没有火车坐汽车，没有汽车骑毛驴去，钱不够把我的稿费拿去。总之，三线建设搞不好，我一天也睡不着觉”的号召，鼓舞了他，感召了他。

那时候，河南西南，山深，林密。施工条件之简陋，建筑设备之有限，地形地貌之复杂，就不说了。讲讲最要命的吧。

解朝中所在的工地，在皇路店，因为附近有个生产军工机械产品的三线厂，所以要修一座方便焦枝铁路通过的羊头沟双线大桥。架桥修路要劈山，没有机械车辆，3个人推一辆架子车，往返十几里去山上拉石头。都是一路小跑，小伙子们舍不得闲着。

进入农历十一月，伏牛山开始下雪。天上飘着雪花，大家却光着脊梁，喊着号子，大汗淋漓。

1970年春节刚过，在2500公斤炸药的轮番轰炸下，羊头沟大桥北面一个山头基本被削平，劈下来的石块需要运到工地做路基。一天清早，解朝中和几个工友去加班，清理滚落山下的石块。天还没亮，山头上黑乎乎的。他拿着锄镐在乱石堆里扒拉。这时，忽然听到头顶轰隆隆响，等看清滚落的竟是一块硕大的石头，已经来不及跑了，赶紧闪到一旁，下意识地伸出锄镐阻挡。一眨眼，石头狠狠砸在锄镐木把上，正巧下面有个凹坑，它在坑里晃了几晃，停住了。那块石头离他不到一尺远。

那次突如其来的危险，让解朝中连着做了几天噩梦。这件事，他憋了几十年，直到我去采访，才讲出来。

3个月后，羊头沟大桥建好后，他们转移战场，修筑400米长的云阳隧道。

死神，再次向他招手。铁轨不是在平地上，它是从半山腰绕行的，打通山体修隧道，得弯着腰爬进去，打出上下两层作业面。刚放了炮，山洞里烟雾缭绕，解朝中正坐在上层一堆石头上休息，身体突然往下陷。心里慌死了，手脚并用，拼命往外连滚带爬，他知道，万一落下去埋石头里，必死。这时，有个人跑过来，一把将他从石堆里拽了出来，推到洞外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傻呆呆地回过神来，却再找不到那个施救的人。

伸手救他命的人，事后没声张。如果领队知道是解叔坐在石堆上出的事，他是要受处分的，弄不好得提前卷铺盖走人，没了每月37块钱的工资不说，将来安排工作都没戏。

在解叔此后的生命记忆里，始终有个模糊的男子身影，没有名字，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

1970年8月4日，焦枝铁路通车一个多月后，解朝中走进柴油机厂当上工人。在油乎乎的机修车间，他认识了我老爸。30多年后，两度跨过三线铁路死亡门槛的解朝中，跟失联已久的车间工友，意外重逢。

3年多前，解叔开通微信，头像是我采访他的画面。透过圈子，我看到他今天带小孙女逛公园，明天去宝岛台湾观光，后天现身毛里求斯……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，看上去比我守候老家侍弄菜田瓜园的老爸活跃多了。

我微信里收藏几张照片，是解叔发来的，他和老爸彼此搂着肩头，站在我家小院那棵枝叶繁茂的杏树下，两人脸颊绯红，笑意盈面。那是去年麦稍泛黄的一天，解叔驱车来到我家，除了司机，5个六十好几的人干掉了4瓶白酒，居然都没醉。

临别时，老爸留下了解叔带来的好酒和失而复得的兄弟友情，解叔带走了几箱老爸亲手打理的熟透的甜杏，以及交织了喜悦忧伤的岁月况味。

是的，我想，从乡村到都市，从天空到大地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穿越时间隧道。那些流逝的分分秒秒，总有一些值得珍藏。它提醒我们，不管走多遥远，都别辜负了时光赐予我们的美好与幸福。

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感怀

■马怀璞

一

一九七八春光闪，迷途知返人尽欢。
解放思想破迷信，改革开放唱晓天。
马列主义新创举，小平理论雄才篇。
社会主义彰特色，乘风破浪永向前。

二

春风得意梦犹酣，万马奔腾续新篇。
南海奏凯庆胜利，北疆报捷佳音传。
盛世繁荣日月新，城乡携手竞向前。
都市时尚现代化，农村别致小洞天。

三

兴军反腐功非凡，军改堪歌史无前。
纲纪重振铸忠诚，政治再塑军魂坚。
组织形态现代化，武器装备日高端。
复兴圆梦有保障，何惧鬼魔耍疯癫。

牵挂

■张国立

小时候
我蹒跚学步
母亲的眼光
始终跟着小小的身体移动

上学后
我离开了家
周末返校时
随身携带的
除了行李
还有母亲细细的叮嘱

后来
我工作了
每次出门时
母亲总不忘
说同一句话
“路上慢些儿”

一个女人
只要做了母亲
就注定了一生牵挂

在她心里
孩子
无论多大
都只是个娃娃

桨声灯影品秦淮

■单 涛

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线的话，那么长江两岸沿线的城市就是这条线上的颗颗珠子。南京无疑是这些珠子中璀璨夺目的一颗。

如果按水文地理描述南京的话，就是“两河一湖”，“两河”指城西北的长江与城南的秦淮河，“一湖”就是城中央的玄武湖。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数百公里之外的杭州。如果按水文地理描述的话，杭州也是“两河一湖”，“两河”是城东南的钱塘江与城中的京杭大运河，“一湖”自然是闻名遐迩的西湖了。上善若水。古人对水的理解在数千年前就达到了空前的极致。

戊戌正月十六，年味未散，来南京观秦淮灯会的人依然络绎不绝。

古老、厚重、沧桑的中华门坐落于南京城南内外秦淮之间，是古老南京的象征。据说当年朱元璋在城墙建造好后，为防止敌人破坏，不许百姓登上城墙。后来朱元璋为了树立自己皇恩浩荡、惠泽万民的形象，允许百姓每年正月十六登城墙，称为“走百姓”或“走百病”。中华门有3道瓮城、4道券门、27个藏兵洞、2个马道，以及数个千斤闸。真巧，登上中华门厚厚的城墙这一天也是正月十六，走在3道瓮城之上，踏着厚重的城砖、条石，想象着在那个年代，两军交战，城上旌旗猎猎，击鼓呐喊，城下将士威风凛凛、纵马长啸，场面让人震撼。

为了保证城砖的质量，几乎每块砖上都印有铭文符号，记载着这块砖的基本信息，据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质量追踪体系，从一块砖就可以查出产地、谁负责烧制以及烧砖的工匠。最终每块砖都要达到“敲之有声，断之无孔”的质量标准。

雄伟厚重的中华门建成距今也已650年了，六百多年风雨沧桑，六百多年朝代更迭，它仍屹立在南京的内外秦淮河之间，夫子庙旁。我把手掌轻轻地贴在一块厚厚的、潮湿的，甚至有点绿苔的城砖上，手的温度迅速传导在这块潮湿冰凉的砖上，闭上眼睛，感悟着历史的沉重与沧桑，仿佛是一场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与交融。

发源于江苏句容和溧水的秦淮河流经南京时却分成了两股清流，流经城墙外较宽的为外秦淮，流经城内较窄的支流为内秦淮，据说内秦淮在城内蜿蜒有9.6华里，这一段也是秦淮河的精华所在，十里秦淮，指的就是这一段内秦淮。

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。”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笔下的南京秦淮河。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这是宋代林升笔下的杭州西湖。两首诗所描述的虽不是一个朝代、一个地方，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，把达官贵人寻欢作乐、纸醉金迷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夜晚的秦淮河，是光与声的交响乐，河房水阁争奇斗艳，游艇画舫灯火通明。月明星暖、桨声灯影，青楼依旧在，只是朱颜改。当年不畏权贵的李香君早已不在，人们为了纪念她留下了她在文德桥畔的故居供人凭吊。漫步在雕花的走廊间，呼吸着藤蔓中鲜花的清香，听着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和桨橹拨水声，看着小河两岸摇曳的灯影和窗内佳人的身影，套用王剑冰先生的话来说，秦淮河的夜，太容易让人生出幻觉来。